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2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2 2007
(第6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6)

在自然的怀抱中塑造自己的人格

——徐志摩与雪莱诗歌自然意象比较

陈保菊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诗人对自然有着与生俱来的虔诚与顶礼膜拜,徐志摩在自然中显得逍遥而拘谨,体现出一种乐观式的悲观情思,而雪莱在自然中显得沉静而放达,渗透着一种悲观式的乐观情怀。他们通过诗歌在一种独特的体验下建立属于他们各自的自然意象群落,并且都带上了强烈的主体意识色彩,其艺术表现方式由此也各具特色。

关键词:徐志摩;雪莱;自然;主体意识;艺术方式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7)02-0091-04

一、自然——灵魂的皈依

诗人是自然之子,他们对自然有着与生俱来的虔诚与顶礼膜拜。雪莱与徐志摩常在诗歌中以一种祈祷的方式在个充满神奇、和谐的自然界里,以他们单纯的心灵与诗性的气质构筑美好与安宁。雪莱认为"大自然是诗人,它的和谐比最神圣的诗篇更能使我们的精神屏息惊叹"[1]27。他心目中的自然神圣、美丽、完满,犹如天上的光芒纤尘不染、纯洁高尚。他认为人们一旦漠视灵秀的自然,就会"缺乏对于美的意识,而缺乏这种意识也就缺乏心灵的创造力"[1]194。自然让人类追求美的天性得以彰显,因而在他看来"凡是没有沾染奢侈淫逸的人,都会步入田野,走进森林,呼吸春天的的欢乐、清新的气息,或是从秋的韵味、秋的声音中捕捉一种甜蜜、良婉的情绪。这种情绪是神圣的,它令温柔的心得到升华"[2]。徐志摩认为自然是自由的天堂,它洋溢着温情与圣洁,正如徐志摩所说"只有你单身奔赴大自然的怀抱是,像一个裸体的小孩扑入他母亲的怀抱时,你才知道灵魂的愉快是怎样的。"[3]17这里自然中或幽远的淡香或滋润的水气洗涤着你的灵魂,让你充分显示出人性的浑朴天真的一面,所以徐志摩认为"自然是最伟大的一部书"[3]17,他对世界的认识正是从自然中得来的,他说"我生平最纯粹可贵的教育是得之于自然界、田野、森林、山谷……雷声是我的老师"[4]。在徐志摩的心灵深处,自然代表着圣明、灵秀、安详,它超越了尘世的暗淡与喧嚷,嘲弄着那繁殖恐惧与紧张的一切。在散发着腐臭味的雾霭下,两位诗人都无一例外的选择了以自然作为灵魂的栖息地。自然万物的生机与活力触发了他们对阳光与空气的怀念,让他们得以能够"诗意的栖居大地",并以诗的形式建构属于他们自己的自然界。

皈依自然是人类获得力量与完满的源泉之一。在生命的河流中,人类面临许多的惊险与失落,这是一条无法抗拒的自然法则。然而徐志摩是躺在自然的怀抱里,编织着虚幻美丽的梦境,以逃避现实的纷乱。而雪莱则是徜徉于自然的小径中,寻求着通往神秘圣洁的天堂,以获取与现实抗挣的力量。表面上,徐志摩诗歌中的自然表现出道家掺悟天理的空灵与洒脱,甚至在前期具有

收稿日期:2007-01-19

作者简介:陈宝菊(1976-),女,湖北新洲人,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执着自信、盎然向上的外征。但在他看似傲然飞腾的背后,却潜藏着那难以掩饰的悲观情绪。如《月下雷峰影片》中,诗人通过那神妙迷人的雷峰静影塑造了一个梦幻的境界,带领读者去沉醉、去玄想,让我们在芬芳与神奇中领略一种别样于人间的另类境界,特别是最后的"假如"的虚幻化、朦胧化更使得空灵的设想得以如鸟翅舒展,从而让全诗在想象中飞升。整首诗让人沉醉在天真浪漫的幻想中,而那种颓废、压抑之情却像轻烟一样从遥远的天际向我们袭来。可以说在旧中国制度下"空气的沉闷、人道的腐败、生命的消残……是全世界没有比的"。在徐志摩的诗歌中,大自然充当着麻醉剂的角色,他想忘掉一切烦恼,但它们都真实的存在于现实中。因为无法摆脱现实的痛苦,诗人在诗中所表现的那种空灵洒脱、轻盈飘逸的轻松感,不过是在生的痛苦中为自己构筑的避难所。

雪莱一直都在追求着生命的完整性与一致性,而不是单一的只拯救自己的"灵魂"。他认为生命应像生机勃勃的自然万物一样,最大的胜利就是成为最有活力的、最完善的与最有生气的灵魂。在强大的风暴面前,他不屈服于时间的重压,永葆一颗积极的心灵,例如《勃朗峰》中诗人认为来自自然的声音有一种神奇的力量,"阿尔夫的骚动、高亢、苍凉,再没有/什么声音比它更加强劲;永不/休止的运动与你同在,你是永不/消歇的音响的通途:令人目眩的峡谷",面对自然的恬静与温和,诗人领悟到那超越自然的深邃与真理。经过静观与冥想,雪莱发现只有把眼光盯着那超凡脱俗、不可思议的大自然界时人类的拯救才有可能。面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精神荒原,与自然的亲近和对话是扭转人性的良方,雪莱诗中对自然的赞美恰恰体现了这种和解的要求。在自然中,诗人常将自己置身于创造性的毁灭性的风暴,来完成对生命的重塑与仰望。在与自然的搏斗中哪怕"沉重的大地和球形的天空被撕裂了!"诗人也仍然执著于"冬天来了,春天还回遥远吗"的信仰,可以说雪莱在暴风雨中,他表现得更像一只永不驯服的狮子。

伟大诗人都有酷爱自然的本性,徐志摩与雪莱都在迷茫中寻求自然的救赎,以安顿他们漂泊无依的灵魂。可徐志摩在自然中显得逍遥而拘谨,体现出一种乐观式的悲观情思,而雪莱在自然中显得沉静而放达,渗透着一种悲观式的乐观情怀。

二、自然意象——个体意识的凸现

要让一首诗的生命与思想完全的呈现出来,诗人必须建立一个完整的意象。自然中蕴藏着无限的神秘力量,当自然的灵感与神秘唤起他们对自然的回忆时,他们便通过诗歌在一种独特的体验下建立属于他们各自的自然意象群落。两位诗人都建立了浸润着各自灵魂的自然意象群落,但他们的意象都体现了一种特别的美学境界——原创。"原创"是诗人在一种激情与感悟的牵引下创造一个远离现实的自然,它依靠诗人展开想象的翅膀来完成。"真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的活动,"[5]两位诗人都非常重视想象在诗中的作用,他们常常有意识地打碎现实具象的枷锁,从而在他们的心灵宇宙中创造一大批高于现实的自然意象群落。在他们的意象中,自然的"真"常以一种变形的方式被淡化,而代之以一幅富有神秘色彩的超验图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都以自创的自然意象去取代实际的自然。从而为自己的情思意蕴建立最适宜于表达的空间。正如韦勒克·沃伦说"意象不是一种图象式的重现,而是一种在瞬间呈现出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是一种各种不同的观念的联合"[6]。苏珊·朗格也认为"意象纯粹是虚幻的对象"[7]。那种远里离现实而以内倾式的方式在心灵中去寻求诗材的主张,正是两位诗人意象原创的基点。徐志摩在《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中,诗人以瑰丽的想象与再生手段,将礼忏声描绘成初夏可爱的阳光中动听的鹧鸪啼鸣,月夜沙漠里月光温柔的手指和轻灵的驼铃,这里诗人在玄远的想象中,通过语言的命名与巧妙的安排,让诗中一个个意象与人类生存形成对抗,最终使人进入澄明与欢呼的境界。美丽的自然与诗人的生命情感紧紧联系在一起,以一种飞升的方式完成了对生命的超越,诗中所有的这些自然

意象实际是自我性情与心境的营造，它恰恰是诗人人格精神的映射。雪莱对蛇这一意象情有独钟，它笔下的蛇决非是对自然界的简短摹拟，他在一种意绪模糊的过程中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原创世界，从而使其飞扬的思绪有了足够博大的空间，在《麦布女王》中蛇的声音、形体充满了邪恶与毒辣，而在《伊斯兰的起义》中，蛇是美与善的化身，在《音乐》中，蛇又是智慧的象征，这里是诗人将“蛇”纳入主观体系中，根据心灵的需要进行全面改造。不过它是诗人想象与感觉的直接外现，诗人在诗中是对着想象与激情说话的，它展示了其心灵与想象力的热情奔放的状态，从而体现了他对意象原创的高度的热衷与托举。在《无题——写在那不勒斯附近心情抑郁之际》中，它最突出地体现了其诗歌的本质特点，它展现给我们的从不是现实自然物的形体与色泽，而是他经过一系列的自创与凸现，我们称之为灵魂与人格的那种东西。自然意象的原创的表现手法，在两位诗人诗中，有着最具魅力的自由性与洒脱性，自然万物的力量与美在他们那里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

两位诗人对自然意象的原创的表现手法是以心灵的想象力与激情作为基点的。它最直接地呈现诗人对社会、宇宙的体验与感悟，这种内倾向特点使诗歌渗透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它们积淀着诗人的性情与品格，因此他们的自然意象群落都带上了强烈的主体意识色彩。同样写云，徐志摩《云游》中那空无依傍、自在逍遥的游云背后隐藏的是一丝凄清孤冷、哀怨缠绵的情韵，它一方面表达了诗人对自由与美的追求，另一方面又表达了对现实苦难的困惑与迷离。而雪莱笔下的《云》则是那般自豪而安详，天真而任性。我们随时可以感悟到诗人与自然嬉戏、交谈时的那种心旷神怡的状态。可以说徐志摩像一只“夜莺”，躲在黑暗的深处唱着凄美的悲歌，而雪莱则更像一只云雀，飞向高远的天空，呼唤着新生的来临。

三、自然意象的艺术方式

徐志摩雪莱像高明的丹青手，向我们展示了自然中中一幅幅优美的画面。不过如果说徐志摩为我们展示的是一幅淡雅素丽、静谧和谐的白描山水画，那么雪莱则展现于我们面前的是一幅浓墨重彩、波澜壮阔的泼墨式山水画。他们很讲究诗歌画面的颜色美，喜欢以明丽的色彩作为主色调，但徐志摩更多的选择一些淡雅素净的颜色，如“玉似的明月”、“天边的晚霞”、“明艳的云影”，所有这些颜色都如琥珀般玲珑剔透、明净柔丽。雪莱诗歌自然意象的颜色明艳浓密、鲜丽耀眼，给人强烈的视觉效果。其诗中“黑色的雨”、“大地黝黑的胸脯”、“血红的朝阳”，都是凝重、浓烈的色彩，给人的是一种原始古朴、粗犷狞厉的感觉。另外雪莱还很善于通过颜色的铺排或对比，利用颜色强烈的反差而带给人一种色彩斑斓、绚丽至极的感觉，如他笔下的“蔫黄、黑”的万木、“黄的、黑的、灰的红的象患肺痨”的枯叶等许多浓重的颜色排列在一起互相对比、烘托映衬，给人强烈的视觉反差，从而展示给我们一个光怪陆离、奇谲诡异的画面效果。雪莱的诗好以鲜艳的颜色作为主色调，不仅显示了自然万物的雄浑奔放美，而且张扬了自然物的生机勃勃、不可抑制的力量美。

徐志摩雪莱诗中自然意象都洋溢着一种动态的美感，但雪莱的意象是运行于天地间，雷厉风行，无所不能，像快乐自由的天使主宰着万物的兴衰荣盛。而徐志摩笔下的自然万物常常漂游在某一角落，像单纯可爱的孩子般去拥抱万物。雪莱的想象力能穿越时空、进入无限，如《阿波罗礼赞》中的理想中的“我”的光辉形象是“登上碧蓝的饿天空/ 沿着山峦和海波开始漫行/ 我的衣袍就抛在海的泡沫上/ 我的步履给云彩铺上火，山洞/ 充满了我光辉的存在，而雾气/ 让开路，让我拥抱青丝的大地”。可以说任何一种最富激情的色彩描绘都无法提供一幅比这更宏伟神奇、气度非凡的画面。主人公的力量充塞与天地之间，那充满原始气息的想象力与无边的视野是属于雪莱的，它充分显示了诗人气魄，让我们体验到诗人永远是以最不知疲倦、最聪慧敏锐的高大形象穿梭于自然之中的。而徐志摩诗中的自然万物则显得安静温雅了许多，它没有雪莱运行天地间的豪情，却多了几份执着与安详。如《雪花的快乐》中那快乐的雪花从没想到支配宇宙万物，它低声吟

唱着“不去那冷漠的饿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飞扬,飞扬,飞扬,——/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他没有席卷天地、呼风唤雨的欲望,而是选择了一个清幽芳香的美丽地方作为自己的归宿,虽没有雪莱式的的大开大阖、大悲大喜的跌宕,却充分体现了诗人追求安静幽雅的生活的心境与他对理想执着坚定的情怀。诗中那柔美、朦胧的基调让我们领悟到诗人不追求人生的汪洋恣肆,却一心向往着自由洒脱、欢欣愉快的生活。诗人不想主宰什么,他总是以孩子般的幼稚天真去亲近自然,在与自然的对话中,总是充满着童稚气,这在他的许多诗中有体现:“问后园豌豆肥否/ 问杨梅可有鸟来偷。”这里诗人就像一个纯洁天真、单纯可爱的孩子去寻求着与自然的饿亲近和对话。正如王亚民所说:“徐志摩就是一个孩子,一个单纯的孩子,他与所谓的‘成人’的区别就在于稚结、天真。”[8]

徐志摩和雪莱都是自然之子,他们自小生活在自然的怀抱之中,并且有自己的独到的认识与体验,这对于他们后来的诗歌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他们的作品来看,生动活气的自然意象可以说是其诗歌的核心意象,自然是其诗歌艺术之神。自然并不只是一种艺术表达的元素,同时也是其艺术表现的全部。两位诗人的一切的艺术精神、艺术理想、人格情操、气质品性,都可以从其自然意象中体现出来。我们知道,徐志摩的诗是受到雪莱的影响的,这种影响也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从思维到方法,从内容到形式,从精神到艺术,这也体现在他们对于自然的态度与对于自然意象的选择与经营上。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他们各自在自然意象上的原创性特点,正是因此他们的诗才体现出了一种自主性或者说主体性,这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诗坛上并提的一个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 雪 莱. 雪莱全集. 卷七[M]. 江 枫,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 雪 莱. 雪莱全集. 卷五[M]. 江 枫,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305.
[3] 徐志摩. 徐志摩作品精编·散文卷[M].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3.
[4] 徐志摩. 徐志摩全集·卷四[M]. 广西: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59.
[5] 黑格尔. 美学. 第一卷[M]. 朱光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50.
[6] 韦勒克、沃伦. 文学理论[M]. 刘象愚,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84:102.
[7] 苏珊·朗格. 情感与形式[M]. 刘大基,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58.
[8] 徐志摩. 徐志摩散文全集·第一卷[M].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7.

Moulding His Own Personality in the Natural Bosom: A Comparison Made on the Natural Images in Xu Zhimo's and shelley's Poetry

CHEN Bao-ju
(*College of Humanites,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The poets usually have an innate homage and sincer fowards the nature. Xu Zhi-mo appears free but overcautious, embodying one kind of pessimistic thought. Shelley appears quiet but unrestrained, infirtrating a kind of optimism thought. They found by poetry one kind of natural image communities belonging to themselves, and have the intense subject consciousness color at hand, whose art ways have the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nature; images; subjective initiative; art way